

我的  
高考之路

## 大考

魏振强

读张先发先生的高考经历，感觉到自己的眼眶里有泪水闪动。那个考试前每天只吃两碗稀饭的男孩，那个考完后身无分文的男孩，那个央求别人捎一程，而后一路饥肠辘辘、光着脚走完二十公里砂石路的男孩，在眼前不停地晃动——他心中没有委屈，没有悲凉，一切似乎顺理成章。这是一个少年的苦难经历，也是一个时代的影像。生活坚硬，少年只能逆来顺受，好在历经磨难的他终于走出大山，看到了天光。我们有理由相信：以后的人生中，这样的经历会成为他不会被打垮的护身符。

当然，更多的少年、青年会在人生的第一次大考中失望而归。这也是无奈的现实。潘军先生的母亲是一位智者，她告诉自己儿子的那句话就是一句箴言：“明年再来！”“明年再来”，说的是永远不要怕输，永远不要放弃。这也是生命最宝贵的尊严。

高考，不过是一场考试，它改变了很多人的命运，也改变了这个国家的命运。人生还有许多考试，比如诚信与否、正直与否，比如是否会见利忘义，是否会丧失基本的人性，每一次，每一刻，人心都在经受检测。与高考不同的是，人性的缺失，人性的变异，将是多么可怕的事情。这么说来，人心、人性面临的考试才是人生中永远的大考。

张先发，1962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东至县，1978年9月考入安徽大学经济系，先后工作于安庆日报社、珠海报业集团。

1978年7月22日上午考完最后一科，我们的高考结束了。同学们有的去县城亲戚家玩，有的马上坐学校的包车回家。而我一脸茫然，不知怎么回家。我身无分文，身上真的是一分钱都没了。原打算考完了，中午徒步往家走。从东至县城到大渡口五十多公里，花十小时，半夜能到家。但有的同学说，那一路都是山林，有野狼出没，会被吃掉，这让我十分担心。

学校在县林业局大院找了一间空仓库让没钱住宿的学生住。我到仓库收拾好我带来的书和被单，出林业局大院时，突然发现一辆运杉木的卡车正要出院门。木头都往山外运，这车应该往北走。我跑到车门旁央求司机让我坐便车。司机人挺好，他说他去东流，可带我到那里。东流到大渡口三十多公里，一下省了一大半路，这真是一件美好的事。

1977年，我在大渡口中学读高二。十月份恢复高考消息传出后，学校学习气氛马上紧张起来。我们共三个班，学校先摸底考试，按成绩把我们分成甲乙丙三个班。我分到甲班。按原来学制，我们该1977年底就高中毕业，后来改学制，让我们到1978年暑期毕业，高中将延长半年。因没毕业，



## 跋山涉水回家路

张先发

1977年的高考我们无缘参加。寒假前，学校又开始按文理科分班，我们甲班同学几乎都去了理科重点班。我自认为数学成绩好，语文又不错，所以要求去文科班。教文科班数学的黄老师见到我，用东至山里话说：“你个伢啊，田忌赛马啊！”什么是“田忌赛马”，我真不懂。

春天来了。江南的春天麦苗青菜花黄，真美呀！在学校前面的田地里，处处能见到理科重点班同学刻苦学习的身影，而另一边的文科班同学普遍基础差，开始自我放弃，有的同学已经回家劳动，有的天天在学校里混日子。我还是天天早晨在家吃碗稀饭，走八里路来学校，中午不吃饭，晚上再回家喝碗稀饭。从初中开始一直如此，饥饿对我来说，不是痛苦而是习惯。班上学习气氛如此，老师们也没办法，我也开始放弃，到处找同学借小说看。在此期间我看了《三国演义》和《红日》，谁知高考时，历史科名词解释有“官渡之战”和“孟良崮战役”两题捡了10分，真是歪打正着。

高考是学校包车去县城的。家里真没钱，大哥找人借了几元钱让我去考试。一位长辈说：“朱老师都没考上，他去考，不是浪费钱嘛！”朱老师是村里小学的民办老师，1966年合肥一中高中毕业下放到我们村的，他参加了1977年的高考，名落孙山。几元钱交了车费和几天的伙食费，我身上一分钱都没了，我现在只能走回家了。更悲催的是，最后一天考试，早上不知哪位同学把我的那双旧布鞋穿走了，那天上午我赤脚参加完了最后一科考试。但赤脚走几十公里路也是一个考验。

老旧的卡车拉着木头喘着气北

行，走到一个叫查桥的地方，车坏了。司机下车捣鼓了一两个小时又修好了，路况不好，上坡下坡，到东流时，太阳已经落山。我从车厢里跳下来，站在热浪扑面尘土飞扬的东流街头，看着暮色中的山林，走回大渡口已经不可能了。天无绝人之路，突然想起我们大队书记的女儿在东流化肥厂上班，这是我在东流唯一的熟人，只能去找她了。小姐姐人很热情，给我在食堂买了两个大馒头和一茶缸稀饭，晚上又在男工宿舍给我找了住的地方。

第二天天刚亮，我就起来了，准备走回家。晨风清凉，小镇街道两旁的早点铺开门了，大饼油条散发出诱人的香气。没钱，这些食物与我无关。我沿着公路北行，砂石路面，硌着脚底生疼，我就踩着路边草地走。多年后，读到宋朝诗人王质《东流道中》：“青青匝路野蜂乱，荞麦满园山鹊飞。”我当时眼里见到的和800年前王质看到的差不多。

长岭、金寺山、瓦垅桥、将军庙、楼阁，多有诗意的地名呀，当然肚子能吃饱就更美了。渴了，路边的小水塘可掬水而饮，饿了，我摘了人家菜园里拳头大的一只嫩南瓜吃了。肚子饿了，生南瓜也很美味。前几口甜甜的，当最后一口吃完，感到剧烈恶心，吐个昏天黑地。七月的阳光当顶，天气炎热，但少年时代一切都可忍耐。

走过楼阁下来那段长长的斜坡，到了平原地带。山地与平原交界处是条小河，我家就在此河的下游。在此拐而向东，沿着河堤再走五里就到家了。我走上河堤，回头西望，柳林后，残阳似血。我突然一阵眩晕，缓缓倒下，最后一刻，我似乎看到河中一只小船挂着白帆向我驶来。

版式：马德龙